

一切都会过去,曙光就在前边……

文风作品集

惠文风◎著

XIN YUAN

心愿

愿这本小书,能说你们之想说,吐你们之想吐,
能陪伴你们,度过喜悦和幸福。倘若你的喜悦总不多,
那就只好为别人的喜悦而喜悦,为别人的幸福而幸福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文风作品集

惠文风◎著

XIN YUAN

心愿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愿 / 惠文风著. -- 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12. 4
ISBN 978-7-5112-2196-4

I. ①心… II. ①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5898号

心愿

著 者: 惠文风

出 版 人: 朱 庆
责任编辑: 李 娟
封面设计: 苏 涛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责任校对: 任晓锋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2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E-mail: gmcbs@gmw.cn lijuan@gmw.cn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: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	880×1230 1/32	印 张:	7.812
字 数:	189千字	印 次:	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版 次:	2012年4月第1版		
书 号:	ISBN 978-7-5112-2196-4		

定 价: 28.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开篇寄言

文风文集写出来了，书名就叫作《心愿》，是集中的一篇文章。这是值得高兴的事，值得庆贺的事，写完最后一篇，我就跑到华山玉泉院，好好玩了两天。

其中有一些篇章是写于 70 年代初期，像《积成》、《在碾盘子上》、《攀》、《法西斯教育》等。那时写起来，只要有笔有纸，挤点时间就写开了。现在，除了笔和纸，时间也大致不用太挤了，又多了一副眼镜。却从没有地方发表，新近又修改过，大框没动，只作了些文词的修饰，终于写成现在这等样子。

人活在世上都是有话要说的，高兴了要说，生气了要说。好了要说，坏了也要说，只要生命还在，就有话要说。说，是要说给人听的，胸积块垒，不吐不快，就说了，就倾吐了，心这才平了，才静了。

亲爱的朋友：

愿这本小书，能说你们之想说，吐你们之想吐，能陪伴你们，度过喜悦和幸福。是啊，倘若你的喜悦总不多，那就只好为别人的喜悦而喜悦，为别人的幸福而幸福。

而你呢，多情的你呢，忧郁的你呢，善感的你呢，那就由这本小书陪伴你，度过忧愁和烦扰，度过磨难和坎坷，度过困难和危机，度过辛酸和痛楚，盼望幸福，眺望光明。

一切都会过去。

曙光就在前边。

伟大热爱生命
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

文
二〇二一
春
定

目 录

小宝宝	1
阿 喜	4
飞 机	8
酱园工人	12
法西斯教育	17
院子里的书声	22
攀	25
积 成	26
农药中毒	31
杀 空	37
猫闹春	41
在碾盘子上	45
出 事	56
咪 咪	62
油 笔	67
女 女	72
理 想	76
郭排长	84
金花和银花	101
看社火	125
打 赌	129



呼唤批评	134
怪 了	136
鸡 蛋	140
我的工人小郑	145
弄好身体，好好活着	151
黄文殿	157
心 愿	168
校花的故事	198
遗 憾	206
跟老鼠作斗争	217
狐狸的故事	227
小月河畔	232
疏 远	236
篇后记	242





小宝宝

夏天的正午，太阳洒下灼人的热气，没有一丝风，苍蝇也不跟人捣乱。村道上，一只懒散的老狗伸长舌头喘着粗气，对陌生人也无暇理睬。一只公鸡追逐母鸡，追了两圈，就钻到村头草垛边的庇荫处去了。村里很静，很难见到人，只有小贩进村，才有三五个人冲着叫卖声从家里奔出来。

村妇拉香睡了一个钟头就醒了。她二十五岁，身材瘦小，她原本就没睡着，躺在床上，她都知道老公公在后院的凉棚底下，睡在躺椅上打呼噜，儿子小岗岗在前院的梧桐树下和泥巴玩，丈夫在村口三娃家打牌去了。她洗了手脸，准备做饭，朝门口的小岗岗瞟了一眼。

“宝宝，你不嫌热么？”她问。

小岗岗两岁，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，他们都喜欢叫他宝宝。他胖嘟嘟的，黑眼睛又大又圆，白天从不睡，仿佛根本就没瞌睡。明明听见母亲说话，却不吱声，只顾和泥巴嘟哝说话。

“冰棍啦！”

村道上传来叫卖声。

小岗岗立即撒下泥巴，冲到母亲面前。

“给我买冰棍？”

“买，买，给我娃买，等妈把手上的面腾出来。”

只见妈妈手上被面糊满了，看着都心焦。

“你买不买？”小岗岗急切地问。





“买，买，这就去买。”她可从来没违背过儿子啊。

等她把手清理出来，往袄襟上擦一擦，一边从衣兜里掏钱，一边快步跑向村道，那卖冰棍的骑着车子早没了踪影。回到家，凭她怎么好言相哄都不行，小岗岗把那怠慢视着不可饶恕的仇恨，不理她，站在门边，小手抠门框，牛。

村东头，三娃家门口，拉香的丈夫正和几个青年玩牌，天气闷热的时候，他们便凑到一块，一边吹着风扇，五毛一块的便赌几圈。今天他手气不错，妻子喊他吃饭的时候，他正坐庄。他终于坐完三庄，一局下来，他赢了十多块。“也该散伙了？没听见都喊吃饭了？”他把赢来的一把零钞，也不好意思清点，就胡乱塞进衣兜，起身离去。

在十字口，远远只见小岗岗朝他奔来。

“爸爸，快回家看去……”

“走，我娃回家吃饭么？”

“我妈她老实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胡说啥？”

“她不给我买冰棍，我把老鼠药放她碗里了。”

他一听，急了，拔腿就往家跑。

三天前，正是妈妈和小岗岗从街上买回两包老鼠药，当天晚上放了一包，第二天晚上，黑尽后，就再听不到老鼠那翻箱倒柜的响动。“看它们老实多了。”妈一边拍他睡觉，一边说给他听。

村上的女医生，胖胖的，鼻头很大，她在自己家里开诊所，一看拉香的样，知道责任重大，便摊开两手说，得抓紧送县医院。

下午四点多，天气起了变化，大片乌云从东南方向涌过来，越积越重，乌云四合，刮起风，一场大雨就要到来。

十多个青年簇拥着车子从县城返回来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几个女人迎上村口，即刻，村口传来号啕大哭。

拉香死了。

一大堆人围着车子看，有放声恸哭的，有悄悄抹泪的，男女老幼，惊愕不小。

拉香的丈夫，高挑个子，一斜一抽地跟在人群后面，没流眼泪，嘴角却时时歪起来。一回到家，便站在后院里发呆，看人们在前院里安排妻子后事，他头脑浑浑噩噩，一片惨白。

这时，一只小手牵住了他那大手，他回眼看，正不知是什么东西，耳边忽然听到：“爸爸，明日你不给我买冰棍，我就给你碗里放老鼠药。”

他一听，仿佛明白过来，抬起胳膊，一拳便搥下去。

老头子过来了，一把抱住孙儿，老声老气地哭道：“不能责怪我孙儿啊。”

这时候，天空昏暗，风越刮越大，卷起尘土和树叶，硕大的雨点从空中斜刺地面，雨点越来越密。一道电弧划破凝重的昏暗，轰隆隆，炸雷响起，又一声炸雷，骤然爆裂，五雷轰顶，电光闪闪，哗哗哗，大雨如柱，仿佛黄河从天上决口，向地面涌来。

拉香的丈夫一屁股蹲下去，放声号道：“难道怪我不成么？”

他双手紧紧抱住自己脑袋，十个指头深深地插进那长长的头发里。



阿喜

那年，阿喜二十五岁了，媳妇却连个影子也看不到。在农村娶媳妇，本该是大人们该给儿子操心的事，可是，他家的大人，一点心也不操。

他的父亲是个木匠，干了一辈子木工活，做门啦，打窗啦，制棺材，造车，东家要做柜，西家又做箱，谁家又要盖房子，那种木架房，一做就十天半月。在村人们看来，他简直就是个钱串子。

他不断赚钱，可是，过日子却非常仔细，从不奢侈，舍不得花钱。一盒火柴二分钱，他也舍不得自己花钱买，抽烟时，就将东家的火柴悄悄装回家里来，也得看着自家人用一个月。要是被东家人看出火柴的事，他便笑着说，“烟火不分家。”那意思是，他习惯了，就疏忽了，东家这就不为怪了。他从不抽纸烟，而抽当地产的劣质旱烟，用那种手匠长的铜烟锅。吃食上，他更是节俭，近乎苛刻。麦子，那是白面，他舍不得吃，情愿吃豌豆，吃麸皮，吃高粱，将麦子省下来。要是有人找他干活，他就先一天在自家一粒饭也不吃，空着肚子，第二天，赶到东家去吃。三年自然灾害时，家家都闹饥荒，可他家那楼上，囤积的麦子，却出了虫。

他仿佛一出世就是个赚钱的料，就知道干活赚钱。至于社会上发生的这个运动啦，那个运动啦，他一生经历过很不少，让这些滚蛋，全与他无关。他那两只大大的眼睛，能看到的只是钱，钱，他仿佛要将钱看穿。

他的女人，眼睛不好使，是个半瞎子，一辈子也不出门，只



顾管家。爱扫地，总是把家里的地砖扫得溜光。那时，谁家能铺上砖地面，要算很殷实的家庭了。很少有客人跟他家走动，他的家里，处处都透着一种阴晦的味道。过日子，她很听他，给他生了三个娃。

村人们观察了他几十年，想着，他一定是将钱存着，他家藏有金条？

只知道挣钱，攒钱，只知道节俭，儿子大了，该结婚了，他们仿佛还不知道。

说来也怪，男人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他那种为媳妇而发急的劲头，仿佛就写在他那脸上，他那衣服上，他那待人说话的声音上，他那抬脚走路的动作上。

这天，郁郁寡欢的阿喜刚走到村口，贵草老婆子便挡住他，“咦，阿喜，你爸还没给你找媳妇？”

“婶啊，没有，谁管哩？”

“是啊，该给你盖房子了，有了新房子，媳妇就会撵过来。”

“谁盖哩？”

“笨蛋，你爸将钱都买了金条，在你家里什么地方藏着，至少有三根哩！”

“没有啊，没见过。”

“人家能叫你知道？傻瓜！”

老婆子挤眉弄眼，嘲笑阿喜，走了。

那几天，又有几个人见了阿喜，跟他谈媳妇，谈房子，还谈金条，说有两根，教阿喜在家里找，找到就卖成钱，盖房子，媳妇就会撵过来。嘲笑阿喜，傻瓜。

就在那几天，阿喜想媳妇想得发了疯，他想女人的发辫子，想女人那红脸蛋子，想得他头晕面紫。想女人那大大的臀，想女人那纤纤的腰，想女人想得心发焦，茶香饭趣不思进，抬脚动步



没精神，他整天只是睡，躺在他那木板床上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被子蒙着头，蜷着身子，白天睡，晚上睡，无力干活，好像病了。

这样熬过了好几天。这一天，父亲干活去了，弟弟去队里挣工分，妹妹上学去了，母亲去了娘家，舅舅有了病，她去看他。家里就阿喜一个人了，他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。

阿喜并不傻，他已留心过好几天，已悄悄查过屋里的各个角落，前院里，后院里，茅厕，楼上，地下，墙角角，砖旮旯……这天，他想再好好地翻一翻，寻找被他疏忽过的地方，要查到那金条。

这件事，他做得很诡秘，谁也不知道。

一个月后，他跟父母闹分家，他从队里又申请到新庄基。两个月后，他的新房子就盖起来。三个月，阿喜结婚了，新媳妇就娶到家里。四个月时，他的父亲死了。

母亲在父亲的灵前哭他，打她那场哭后，她那眼睛就全瞎了。舅舅问她，只说：“他是气死的，放在空墙里的金条，化成了水。”

“金条化成水？”舅舅吃惊。

“他将金条放在小罐里，用泥巴封在楼下那堵空墙里，昨天，他看时，只见变成半罐水，就一口气堵住，死了。”

舅舅后来悄悄地问阿喜，家里的金条。阿喜大着眼说：“什么金条？我哪儿知道？”

村里人再见了阿喜，就笑他，“你爸藏的金条，化成了水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吧。”阿喜回答。

村里人总希望，有一天，阿喜能讲出金条化成水的实情。

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……阿喜五十岁，他的儿子也二十多岁。

阿喜也像他父亲在世时一样地努力干活，他不会什么技术，只会从不跟队里旷工，给自己挣工分。一样地节俭，节衣缩食，一样地脱离社会各种运动。他年轻时，正值文化大革命，他仿佛



阿喜

也避得一千二净。闲了，他就捣鼓自留地，或者用土坯修自家墙院。包产到户后，他就给自家买了牛，买了车，家里的地面，还用砖铺了。和父亲不同的是，他关心自己的儿子，给儿子早早地装修了房子，准备给儿子娶媳妇。

那天，阿喜却突然死了，他用那老牛拉破车，装了一大车禾秆，车、牛、人，一块儿翻到沟里去，就这样摔死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金条化成水？能否？谁也说不清。

说来也怪，那天，那头牛也死了。他在世时，很爱惜那牛，常常给牛梳毛，给牛拂尘，给牛洗澡，陪牛说话，一块度过近二十年。因长时间没人发现，等人们看见，就和牛死在一块。



飞 机

这件事已过去几十年了，那时，我已记不得上二年级还是三年级？一直将我懵了两三年，到我后来弄明白它，倒使我连带着明白了不少事情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是星期天，我没有去学校，家里大人也没有安排我什么活儿，比方，又叫我去打猪草。我郁郁寡欢，生性比较内向，就一个人在村道上转悠。

阳春三月，春光明媚，阳光温暖。大人们大多已下田劳动去了，孩子们，各有各的，小烦恼。往南看，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，往北看，还是麦田，东边是村，西边还是村。村东头，饲养室门口，有七八个老人在打粪，我跑到他们跟前。他们有的拿锨，有的拿镢，拿锨的卷，拿镢的刨，不慌不忙，慢慢腾腾地干。我便在他们旁边，找一块平坦的地方蹲着，听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这些话，我一听便就忘了。

太阳升到正顶，这时候，生活安静得就像一面再也不能静了的湖水，温暖，悠闲，恬静。只有那些不时哼出的皮影戏里的弯弯腔调，这里的人们，心态闲静时，常常哼一出老腔老调，便平添几分更安静的气色。

忽然，从高空，从那天的深处，传来轰隆隆的响声，这响声幽远，深沉，震撼，越来越大。谁都知道，这是飞机飞过了。一个老人停下活儿，一只手搭在额上遮阳，向天空里望。

我也眯起眼，仰头向天上看，我看到硕大的天空，蓝蓝的天



幕上，西边天际，巡着声音，出现了一个小白点，后边拖着一条白色的长长的尾巴，向我们头顶上划过来。我知道，这是喷气式飞机，它有时经过我们的上空。那声音从小到大，从幽远到震撼，又从震撼到幽远，到消失，那小白点终于看不见，只是，那留在天上，留在天幕上那长长的白带，还在变，由窄变宽，变淡，到散失。整个过程，犹如有一只无形的手握了粉笔，在那蓝蓝的天幕上，划了一道白色的，会变化的线。

“人真厉害。”

恢复平静后，一个老人忽然说。“那么大的一个铁疙瘩，怎么就飞到天上去的？”

多亏这一问，不然，谁也不曾这样想。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，总不问它为什么。这一问，一下子便都沉默了。

我没有想过它，忽然这一问，就着急起来——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

“为什么？”半天了，一个老人才嗫嚅着说：“飞机油嘛，全凭那宝贵的飞机油。把它加到拖拉机上，就会飞到天上哩。”

我一看，这是老铁匠在说。

“这种油可珍贵啦，那油库四周布满了士兵把守，谁也见不到。”

老铁匠说完，明明为自己的解释感到非常满意，因为，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。

“飞机油？”焦急里，我便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。我开始努力想象那种油，那种珍贵的油，那油库的四周，由士兵们严加看管，戒备森严，我想象它那颜色，几乎把它想象成和我们常吃的清油一样，黄的，亮的，而且，它一定比我们的清油更黄，更亮，更宝贵，一滴也浪费不得……”

“加在拖拉机里都能飞上天？”可拖拉机没翅膀。我又有了



怀疑，要是给拖拉机安上翅膀，再加上那油……后来，我就那样将信将疑的离开那堆老人。谁知道往后里，我竟被那种“飞机油”整整煎熬了一两年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不敢问老师，怕老师责怪我问与学习无关的事，再说，我那阵害怕老师——他们常常保持着那份严肃和正经。问父亲么？他只知道管家，只知道下地干活，会有那份心思？再说，我不信任他——他不会说出来。我该问谁？

一两年，就这样憋在我心里。

到我上四年级，我之所以记得四年级，因为四年级时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，经历过的一切，开始变得鲜活和真切起来，我有理想。我对这一年的老师，记得也非常清晰，并不因他常常在全班同学面前赞扬我，我们私下的关系很亲密。有一次，他在房间里洗澡，他打一盆水，叫我给他搓背，这使我对老师的怕头有了收敛，记住了他那宽宽的肩膀和瘦瘦的肋骨。我给自己判定，只有学好书本，才能有无限美好的前途。那时，我的学习是轻松的，愉快的，未知的欲望更强，喜欢看些杂书，就在家乱翻。

二哥正上高中，他把学过的课本，放在家里的楼上。那时的楼，是那种木架房，平梁上放几根横木，篷几块木板，平常只放些错过季节的农用家什。哥哥的书，便放在墙角的一块小地方，墙上安装了几根木棍作为窗户，光线很暗。我就在楼上靠着那窗，翻看那些书。在一本物理书里，我看到了流线体，螺旋桨，螺旋推进器……，“哇！”飞机油的事，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。

那时候，我心中的喜悦，用不着张扬。成长，就这样过来了。

老铁匠，是个没文化的农民，那时，我曾在作文里，尊他为贫农伯伯。

从飞机这件事后，对农村，对农民，对贫农伯伯，我开始有了自己的，独特的，谁也说服不过我的看法，这种看法并不是诋毁，